



17.9.1965

本期出十版

新加坡哇燕街八號五樓
8-D, Wayang Street, S'pore

電話 75371
79390
TEL 79381

非 賣 品
For Members Only

Letterhead Printed by See Eui Hoon Press, Singapore.

馬勞工黨秘書長 論|全|民|團|結

我會今年度會務方針所提出的四大任務：「爭取全民偉大團結、爭取左派戰鬥團結、加強工會內部團結、展開政治思想教育。」是符合當前客觀形勢發展需要的。其中，全民團結與左派團結問題，更是當前迫切需要了解與解決的問題。在宣揚我會會務方針的過程，我會中央在八月八日，邀請了馬來亞勞工黨秘書長魏利煌同志，在我會舉辦的第一次幹事學習講座上，發表該黨對全民團結與左派團結問題的觀點。

本文是根据演講錄音整理出來的，分為兩部份：第一部份是關於左派團結問題，第二部份是關於全民團結問題。全文大約一萬五千字，篇幅所限，不能同時刊登。為了配合中央宣教部最近期間領導各區成員研究「全民團結問題」，本訊將文章的第二部份優先發表。文章的第一部份將在下期全部刊登。

上面我們談過，要先有左派團結，才能實現全民團結。因而，我們搞左派團結，就是為了實現全民團結。但，我們又為何要搞全民團結呢？在實現全民團結的過程中，我們又面對着怎樣的局面？要解決這其間的一些困難，又需要具備那些基本條件？下面，我們分別來談談。

爲什麼要搞 全民團結

大家都清楚，我們今天都生活在反動派統治下的半殖民地社會里。廣大的人民，受到帝國主義者及其在國內的幫兇（官僚、買辦）的殘酷壓迫與剝削。廣大人民遭受的苦難，已經越來越深重。基本人權已經被統治者剝奪殆盡，苛捐雜稅、動員抽兵却不斷壓下來。因而，我們迫切要求實現一個沒有壓迫、沒有剝削的新社會，實現一個民主、統一、獨立、朝向社會主義邁進的新民主社會。爲了建立新社會，我們必須推翻舊勢力，必須打敗帝國主義及其爪牙。然而，今天反動派手里有的是

國家機器，有的是壓迫我們所必需的種種工具與武器，諸如法律、監牢、軍警……。有的是欺騙分化人民的手段，諸如在文化（宗教、教育）以至經濟、政治等方面，造成我國各民族各階層之間產生了種種差異與矛盾的政策。隨着反動派江山的日益不保，他們只有進行瘋狂掙扎。在這種情況下，反動派一方面會加強鎮壓，另一方面也會利用人民內部的差異與矛盾，進行挑撥與分化。今天，一個有目共睹的事實是：隨着進步力量的堅決進行鬥爭，隨着反動大馬的日益孤立垂危，反動派已經不惜搬出種族主義做爲一面擋箭牌，企圖將人民鬥爭掉轉方向，要把人民引進他

們設下的民族衝突的陷阱里。在這個時候，一切人民內部的差異與矛盾（諸如特權問題、語文問題、教育問題……等），都變得非常激動人心。因而，如何摸清方向，區別敵我，開展我們的反帝反殖反大馬的鬥爭，就有賴於如何加強人民內部的大團結、如何在一個消除分歧、共同對敵的基礎上，建立一個全民的統一陣綫。在今天，全民團結是我們用以進行鬥爭、實現勝利的必要手段。在我們建立新社會的未來，全民團結又是我們朝向社會主義的必要保證。因而，全民團結既是我們的目的，又是我們的手段。

有一位偉大的思想家兼政治家，說得非常對。他說：群眾是海洋、是水；進行社會鬥爭的先進份子，是魚。魚要是沒有水，就會死；魚如得水，就能自由自在，就

（轉入第二版）

論全民團結

(接第一版)

能無遠弗屆。希臘神話里也有類似含意故事，有個力大無比的英雄，只要他站在大地上，一切妖魔鬼怪都會被他打敗，逃之夭夭。他是「大地之子」，大地是他的母親，是他力量的依據。但，有一天，他中了妖魔鬼怪的詭計，以為英雄可以目空一切，於是飄飄然上了天，這一來，他就站不住腳，被打敗了。這里，大地就是指人民，大地之子的英雄，就是社會鬥爭的好漢，就是人民的鬥士。

古往今來，任何地方所進行的社會變革，如果沒有得到人民的擁護，往往都要歸於失敗。反之，一切變革社會的理想，只要能打動人心，只要能為他們燃亮前進的道路，就一定能以排山倒海之勢，席捲舊的江山。

正是由於人民是力量的泉源，是「迎新棄舊」的歷史的創造者，我們才會說「人民的力量是不可以抗拒的」，我們才會說「從人民中來，到人民中去」。因而，我們才有所謂「放手發動群眾」的呼喚。今天，我們要求實現全民團結，正是為了憑藉這個團結，發揮戰無不勝、攻無不克的神奇力量。

也正是由於人民的團結有著翻天覆地的力量，一切反動派才千方百計要製造和加深人民內部的差異與矛盾。在我們的祖國馬來亞，多年的殖民統治，加上近年來的新殖民統治，經已在我國各民族各階層之間，出現了種種歷史與社會因素形成的差異與矛盾，並且，這些差異與矛盾正被反動派大力的利用。為了我們的反殖進步事業的進展，為了左派運

動的勝利，我們就必須致力在人民內部進行團結的工作，不這樣，我們的運動就會變得孤立，就會無援，也就會失敗。

全民團結工作的對象

在我們談全民團結的時候，我們必須分清誰是我們的團結對象。作為帝國主義忠實奴僕、官僚地主買辦資產階級代表人物的東姑、陳修信等人，只能是人民的敵人。依附英帝、出賣星洲人民利益、推銷大馬的李光耀，只要他繼續奉承英帝意旨、甘為奴僕的一天，他就不可能是我們團結的對象。

但是，一切有民族自尊心，一切有愛國思想，一切追求獨立、民主、與社會正義的階級或人士，都是我們團結的對象。

在我們廣大人民內部，各個階級以至各個民族、各個語言、宗教集團之間，都著有一定的矛盾或差異。這些矛盾或差異，會成為妨礙團結的因素。因而，瞭解這些矛盾與差異的性質，瞭解它們的來龍去脈，好好的掌握正確的原則，在他們之間爭取與擴大共同利益之點，消滅矛盾歧異之點，從而求同存異，對於我們進行全民團結工作的進步人士來說，就具有很大的意義。

在這里，我無妨扼要說明一下，我國各民族各階層的特點，以及他們之間的一些差異、矛盾（這方面的分析，可參考拉惹古瑪同志所作「人民團結問題」一文）。

(甲) 民族資產階級：一方面剝削工人，另方面又受着外國壟斷資本壓迫的民族資產階級，有着它們的兩面性。我們對他們，一方面是要跟他們向敵人妥協、向人民剝削的傾向進行鬥爭，另方面，則是要看他們跟外國壟斷資本之間的矛盾，跟他們進行合作。當然，由於他們經常動搖不定，我們跟他們的團結也就經常不能穩定。在不同的歷史時期，在不同的情況下，我們跟他們的關係往往會有變化。但，基本上，民族資產階級是我們爭取團結的一個對象。只要他們不反對我們、不破壞我們，我們之間就有團結可言。

除此之外，廣大的工人、農民、小資產階級，全都在不同程度上受到反動統治的壓迫與剝削，都跟反動派有着大大小小的矛盾，因而，都是我們團結的對象。

(乙) 農民階級：

這個階級佔了人民中的最大部分（大約是 50 %），並且，主要的是由巫族的稻農所構成。華族的菜農，在人數上不太多。華族與巫族的漁民，也大體上可以歸入這個階級內。農民一般上在政治上較落后。特別是在我國，由於殖民主義政策實施結果，封建影響在馬來甘榜（農村）里，保存着巨大的支配力。因而，雖然他們受到重重的剝削，以致赤窮如洗，他們還是不能真正分清誰才是他們的主要敵人，誰才是他們的盟友。不錯，他們已經越來越不滿現狀，迫切地要求改善生活。但，反動派一方面利用所謂巫族特權地位、國語等來緩和他們的不滿；另方面，進行種

(轉入第八版)

林清祥同志 的分析與 客觀現實



從反動的大馬計劃被提出，並強硬推行，到星加坡退出大馬，大馬反動統治開始走向土崩瓦解，這大約經歷了四年的時間。這四年，是帝國主義、反動派狼狽為奸，不顧民意，強硬拼湊大馬的四年，也是馬來亞、星加坡、北婆人民堅決進行反大馬鬥爭的四年。在這四年里，各地人民反大馬鬥爭的形式，是多種多樣的；各地人民反大馬鬥爭的具體內容，也是各有不同的。但是，它們都是作為反大馬鬥爭的一部份而互相聯繫起來，都是作為民族解放運動的一環而與國際上其他地區的民族解放運動互相聯繫起來。

在這充滿着尖銳而複雜的鬥爭的四年里，其中有一半的時間，星加坡廣大人民是在林清祥同志及其他英明領袖直接領導下展開鬥爭的。基本上，我們可以這麼說，在反動的大馬計劃被提出，並強硬推行而未實現的這段時間里，星加坡人民的反大馬鬥爭，是在林清祥同志及其他領袖直接領導下的。雖然，這只有短短的兩年時間，星加坡却經歷了一次星馬分治以來的既深入、又廣泛的全民性政治運動。經過了這次全民性的政治運動，星加坡左派運動在憲制鬥爭上的理論寶庫與實際經驗，大大豐富了。我們不僅取得了和形形色色右派政黨合作的經驗，而且也取得了在反動派利用全副國家機器威迫利誘、污蔑欺騙，白色恐怖氣氛濃厚情況下進行憲制鬥爭的經驗，特別是有關資產階級軟弱性的經驗。

這篇小文，不想對過去的鬥爭經驗進行討論，而是要同顧林清祥同志在這個階段的各個不同時間里對於時局的幾點分析與估計。旨在

「溫故」，却也希望因此而能「知新」。

我們認為，在這樣的一個反假合併、反大馬鬥爭階段里，林清祥同志對於時局所作的分析與估計，主要的，有以下的幾個方面：

1. 正確地揭露大馬計劃的反動本質

在大馬計劃被提出來之後，作為左派領導人的重要任務之一，便是及時地分析與揭露反動派的這項陰謀。在這方面，林清祥同志的分析，是深刻的、精確的。在「論馬來西亞計劃」一文中，林同志寫道：

「馬來西亞計劃的主要目的是在控制和摧毀威脅着西方統治的這一地區的民族主義和左翼勢力……英國人方面則希望在摧毀了這一地區的反殖力量之後，把這一地區變為西方的主要堡壘。」

「西方在這一地區的

軍事基地的另一目的就是分裂印尼共和國。

「同時，……英國政府是意識到在這個時候推行馬來西亞計劃，將加深種族的分歧。英國希望我們的人民被種族分歧問題所纏住，而忘掉赶走英國的任務。」

在為陣綫報新年特刊所寫的新年獻詞中，林同志用更加概括性的語言，再一次重申了這種分析。他寫道：

「這是一項帝國主義的計謀，旨在阻止星加坡和婆羅洲地區的民主運動的發展，牽制聯合邦本身的民族獨立運動，供給一個從事破壞印尼的基地和成為冷戰中的一個戰略基地。」

正是從這種分析出發，林清祥同志雖然不能見着大馬計劃被強硬實現後的局面，却能夠預先充分估計這個局面

（轉入第四版）

(接第三版)

● 林清祥同志的分析與客觀現實 ●

，指出反動政權走向法西斯化的趨向和種族沖突的危險。林同志的預見之成為現實，便是他對大馬計劃反動本質分析的正確與深刻的最好見証。

2. 反大馬鬥爭 是一場民族民主性質的鬥爭

在每一場鬥爭中，具體地分析這一場鬥爭的性質，是作為鬥爭領導人的一項重要的任務。只有正確地認識一場鬥爭的性質，才能在鬥爭中提出正確的口號，才能正確地區分敵我關係，團結一切可以團結的力量。因此，對於反大馬鬥爭性質的分析，也很自然地成為林清祥同志許多分析中的一項重要內容。關於這問題，林同志寫道：

「我們必須以深遠的歷史眼光來洞察聯盟政府與行動黨所推行而為英美所支持的馬來西亞計劃。目前的馬來西亞計劃正是象徵着當前東南亞的危機。要了解這點，我們有需要把這一問題看作亞洲、非洲和南美洲的人民鬥爭的一環，也就是民族解放力量與帝國主義國家之間的鬥爭。」

他又說：

「現階段的性質，是一項民族民主運動。」

1

林清祥同志的這些話說明了什麼呢？它說明了：

第一，反大馬鬥爭是一場民族民主性質的鬥爭。

第二，反大馬鬥爭是作為民族解放力量的一環而和世界上其他地區的民族解放力量互相聯系、互相呼應。

第三，反大馬鬥爭是世界範圍內反帝鬥爭的一個部

份。

反大馬鬥爭性質的決定，是具有嚴重的意義的。正因為正確地肯定了這場鬥爭的性質，星加坡左派運動才能夠在具體鬥爭中和形形色色的政黨搞合作，才能夠把反假合併鬥爭推廣為一項全民性的政治運動。

3. 確定反大馬鬥爭與長期性鬥爭的關係

林清祥同志，不只善于及時地抓住鬥爭中的中心問題加以解決，而且也善於吸取過去鬥爭中所產生的經驗教訓用於指導當前的具體鬥爭。1959年大選前夕，左派運動領導層犯下一個錯誤，沒有及時解決，並向廣大群眾指出，當時鬥爭與長期性鬥爭的關係，即沒有及時向廣大人民指出，人民行動黨若在大選中獲勝，只能是意味着人民在反殖鬥爭中的一項進展，而不是殖民主義的全面死亡，或一個真正自由、民主與合理的社會就要到來。鑑於此，林同志特地提出了，並解決了反大馬鬥爭與長期性鬥爭的關係問題。他指出：

「我們當前為反對假合併與大馬計劃所進行的鬥爭，只能說是人民為爭取實現一個真正自由、民主與合理社會的長期鬥爭的一個部份，而不是它的全部。它是整個長期地鬥爭的一個階段，而不是最後的階段。」

林同志的這項分析，明顯的，在當時，是起着堅定信念，加強信心的積極作用的。特別是在大馬計劃硬硬來的局面基本上可以肯定下來下來的時候，這項分析，也

就解決了一些人的疑團：大馬計劃硬硬來之後，左派運動是否會完蛋？從這項分析出發，答案只可能是：左派運動不會完蛋，而是在新的基礎上進行鬥爭。即使在今天，在星加坡退出大馬，大馬反動統治開始走向瓦解，而尚未徹底瓦解的今天，林同志的這項分析，仍然具有着深刻的意義和價值，仍然閃耀着光輝。

4. 提出三項政治鬥爭原則與方針

全民投票後，反動派強硬推行大馬計劃的局面，基本上，是可以被肯定下來。反大馬鬥爭好壞兩種發展的可能性再也不是平行的存在，而是壞的發展的可能性比較大，基本上，也是可以被肯定下來。在這樣的時刻，林同志一方面堅決站穩人民立場，不接受歪曲民意的投票「結果」；一方面，及時地對於此後的鬥爭作出了分析與指示。全民投票結果揭示之後，在當時，曾產生了這樣的兩項問題：第一，目前的憲制鬥爭是否還適合作為實現最近將來目標的方式？第二，如何對待小資產階級和資產階級？針對這兩項問題，林同志概括了三項鬥爭原則與方針。這就是：

第一、只要和平憲制鬥爭的條件還存在，我們就必須堅持和平憲制的鬥爭。

第二、加強搞好民族團結的工作。

第三、在以工農階級為基礎上團結最大多數的人民。

由於全民投票整個過程，從全民投票法令到最後的計票方式的極端不民主；在投空白票運動的最後階段中，資產階級的妥協，一些政黨的軟腳；等等，一些人因此而沉不住氣，對於和平憲制鬥爭的性質與作用，對於小資產階級與資產階級的性質與作用，也就失去了全面

(轉入第七版)

朝何解散大馬

跨前一步



馬來亞社會主義青年，是一個主要由關心馬來亞祖國政治的留英學生組成的進步團體。在主席卡森·阿末的積極領導下，這個組織獲得很大發展。其所出版的「BERITA PEMUDA」刊物，經常有分析祖國時局的文章出現。今年8月11日，這個組織曾就星加坡退出大馬事件發表聲明。同時，這個組織還拍電給馬來亞社陣、星加坡社陣、巫統馬來西亞首相和星加坡總理。電文要點如下：

馬來亞社會主義青年 對星退出大馬發表聲明

- (1) 支持星加坡的退出與獨立以作為解散大馬的必要的一步。
- (2) 堅持星加坡是馬來亞不可分割的一部分，星馬必須復歸統一。
- (3) 呼吁立即給予沙巴、砂勞越人民以自決權。
- (4) 要求釋放政治被扣者。
- (5) 堅決要求撤除外軍基地。
- (6) 要求中央政府基於馬尼刺協定同印尼和談。

其8月11日聲明，全文譯下：

自從所謂「馬來西亞聯邦」在1963年9月16日成立以來，不過是經歷了兩年不到的時間。幾天前，在1965年8月7日，作為構成「馬來西亞聯邦」的一州的星加坡正式退出，並宣佈了獨立。這事件，完全肯定了馬來亞進步力量堅持「馬來西亞」是新殖民主義計謀的正確性。這事件，也完全肯定了印尼和各進步國家對「馬來西亞聯邦」所持見解的正確性。

馬來亞社會主義青年歡迎星加坡的退出與獨立以作為解散新殖民主義的「馬來西亞聯邦」必要的一步。但是，我們堅持我們的立場，星加坡是馬來半島的完整的一部分。目前的分離，只可能是暫時的。在不太遠的將來，星加坡和馬來亞本土的復歸統一，是不可避免的，而且必然要在沒有外來干涉下為兩地人民所實現。

要知道為什麼「馬來西亞聯邦」不可能持久，這並不困難。這個聯邦，是在慌里慌張的情況下，招搖撞騙地販賣給馬來亞（包括星加

坡）和北加里曼丹人民的。對外來說，它要達到為美帝所支持的英帝的目的，以免從星加坡、沙巴、砂勞越撤退，從而在實際上保留它在軍事上、經濟上對於這些地區的控制。對內來說，它要達到馬來亞聯合邦和星加坡的反動派「耍弄種族主義」的目的。帝國主義和反動派的這些目的，對於馬來亞人民的願望和利益，毫無裨益。因此，這個聯邦必然遭受人民的反對，而且自1963年9月16日成立以來，人民的反對便一直在增加着。

把星加坡逐出「馬來西

亞聯邦」所提出的理由，是為了防止「種族大屠殺」。事實確不完全如此。馬來亞本土住着許多民族，而馬來民族與華族構成了兩大民族集團。如果聯盟政府不能夠在有星加坡的馬來亞體制內解決「種族問題」，那麼，它怎麼能夠在沒有星加坡的馬來亞或沒有星加坡的「馬來西亞」體制內解決這個問題呢？星加坡的退出，提供一個不容爭辯的證據：反動的聯盟政府是不可能妥善處理「馬來西亞」內部問題。

事情的真像是：造成星加坡退出的所謂種族問題，只是在兩個反動的大資產階級集團之間尖銳的階級鬥爭的表現。這兩大資產階級集團，一個以馬來人領導的封建的聯盟為首，另一個是以華人領導的行動黨為首。這

（轉入第六版）

評合成米粉廠案

安布羅斯法官，在審理這個案件所扮演的角色，是饒有奇趣和耐人尋味的。「英語的缺點」，成為安布羅斯法官的「魔鬼符咒」。在這個「魔鬼符咒」的法力下，一切合成米粉廠老板在勞工法庭所承認的「僱主」身份和一切他以「僱主」身份所作所為的事實，成為有「缺點」的證據，而一一消失於魔鬼的迷霧中。

合成米粉廠罷工工友，為追討賠償上訴高等法院一案的審判結果，暴露了現行法律制度是異常脆弱的缺點，它經不起反動政治勢力的橫加干涉。這個案件，對於廣大工友來說，是具有兩大意義的。第一、這個案件的發生，說明了盡管星加坡廣大工人長期艱苦鬥爭贏得了一項「有比沒有好一點」的「勞工法令」，盡管在這項法令里，明文規定了一切工友皆有權利享受超時津貼、公共假期、年假等等的利益，還有着許多僱主，橫蠻無理、殘無人道地剝削了工友們這個合情

合理又合法的權利，並且可以消滅法外，不必受到法律的制裁。第二、這個案件的發生，是在星加坡獲得「獨立」之前。但，這個案件的審判，却在星加坡獲得「獨立」之後。因此，這個案件

的重大教育意義就在於：它又一次赤裸裸地揭露了當前執政的行動黨的反動本質，給廣大工友上了一次政治課，讓他們開了眼界，瞧清楚了這個「獨立」的殘酷現實。

不管審判的結果怎樣，一項沒有人能夠抹煞的事實是：這「18位合成米粉廠罷工工友」，是星加坡廣大工人中最受剝削、最受壓迫的一群。即使連替合成米粉廠辯護的律師，在鉄一般的殘酷現實面前，也不得不承認，這些工友有時每天工作是高達「7小時」的。更加殘酷的事實是還在這里：這些有時要工作高達「7小時」的工友，他們必須在半夜三更開始工作，他們從來就沒有、也不可過着平常人所過的「日入而息」的生活。這些有時要工作高達「7小時」的工友，有一半以上是女工，她們的工資每天不過兩元多一點。就是這樣，身上烙印着貧困、剝削、壓迫記號的一群，他們今天覺悟起來，要求享受工人長期艱苦鬥爭贏得的一些小惠小利，却遭受了從勞工部直到高等法院，一整套國家機器的直接對付！這個事實本身說明：這「18位合成米粉廠罷工工友」，他們不只是「18位」，他們是星加坡廣大工人中最深受剝削、最深受壓迫，身上深深地烙印上貧困、剝削、壓迫、奴役記號的成千成萬的龐大

（接第五版）

項鬥爭，造成了去年七月間幾次種族衝突，而在今年5月間，當李光耀糾集組成所謂「馬來西亞人民團結總機構」以反對聯盟時，更趨危險境地。李光耀和行動黨，在資本主義體制內爭取重新分配權力的失敗，生動說明了，並且肯定了在東南亞社會民主是行不通的，要被唾棄的。它顯示，東南亞民族生存的道路，是一條堅決反對英美帝國主義者和國內反動派，爭取完整政治自由、民族主權、經濟獨立和自力更生的道路。

和一切進步愛國政黨團體一樣，馬來亞社會主義青年始終堅持「馬來西亞」過去是、現在仍然是一個新殖民主義聯邦，它不可能持久，必須被解除。今天，組成「馬來西亞聯邦」的最重要的一州，經已退出。這事件必然會加速它的全面瓦解。因此，「馬來西亞」再也沒

有理由存在下去，它必須立即被全面解散。我們強調地促請中央政府立即宣佈，並付予沙巴與砂勞越以自決權，無條件地釋放一切和「馬來西亞」有關的政治被扣者。我們呼吁中央政府和印尼重開談判。並和印尼在一起，創議召開馬來亞（包括星加坡）人民、印尼人民、北加里曼丹人民和菲律賓人民的會議，考慮這個地區的和平安全問題。

馬來亞社會主義青年認為，星加坡和馬來亞本土的分離只是暫時的現象。在歷史上，星加坡是馬來半島的完整的一部分。是英殖民主義在1819年從柔佛馬來統治者的手中把星加坡徵用過去的。從那時候起，它便被殖民主義者分開統治，雖然在文化上、經濟上，它是半島完整的單位。星加坡和馬來亞本土的復歸統一是不可避免的歷史過程，並且必然會在馬來亞（包括星加坡）人民完全有自由來決定自己的事務時加以實現。

（轉入第七版）

(接第四版)

林清祥同志的分析與客觀現實

的、正確的認識與估計。這三項鬥爭原則與方針的提出，不但克服了對於憲制鬥爭的性質與作用的片面認識與見解，克服了對於小資產階級與資產階級的性質與作用的片面認識與見解，而且，也是重要的，是包含着深刻的策略思想，對於大馬計劃強硬實現後的鬥爭，具有指導性的意義。

關於「和平憲制鬥爭」問題，林同志向來是有充份估計的。一方面，他指出反動派有取消和平憲制的可能性；另一方面，他並沒有完全否定憲制鬥爭在現階段的作用。林同志在這個問題上的精闢見解，並不在於能夠充分估計上述兩個方面，而是在於他能夠正確地解決了左派堅持憲制鬥爭與反動派最終必然在否定憲制鬥爭之間的關係問題。林同志說：

「反動派的否定和平憲制與國會民主，正好証明社會主義者循和平憲制途徑取得大

多數人民支持的可能性。在這種基礎上，軍事鎮壓是不能夠消滅或阻礙人民社會主義力量的前進。」

又說：

「我國的左翼是要通過和平憲制方式實現社會變革，只有大多數人民需要社會主義，社會主義才會到來。反動派向升張的社會主義浪潮進攻是自費氣力的。因此反動派將越加依賴反民主和法西斯手段來維持他們的統治……顯然地，正是由於社會主義勢力通過憲制方式取得進步，所以聯合邦反動集團就採取反民主的行動。」

概括地說，林同志的這些話，是表明這樣的見解：

第一、爭取大多數人民的支持是左派運動勝利的基礎。

第二、在達到爭取大多數人民支持這一點上，憲制鬥爭還是有作用的。

第三、反動派是因為我們左派運動能夠通過憲制途徑贏取大多數人民的支持，他們才日益縮小民主，甚至以武力對付，完全否定了和平憲制與國會民主。

這正是林同志對「和平憲制鬥爭」問題的深刻的見解。不能理解或不願理解這一點，也就不能理解林同志所提出的「只要和平憲制鬥爭條件還存在，我們就必需堅持和平憲制的鬥爭」這個正確的鬥爭原則與方針的深刻意義。

關於「團結最大多數人民」問題，應該指出的是，林同志在這個問題的立場與原則，是鮮明的。林同志說：

「要怎樣團結最大多數人呢？當然，要有原則，不是採取機會主義路線。這個原則就是：以工農階級為基礎，團結小資產階級和資產階級的群眾，誠懇、謙虛、有原則地和他們搞好關係。不必說，我們不能放棄以工農為基礎的立場和原則。」

工農團結是團結最大多數人的基礎，只有當這個基礎是堅固的時候，左派所爭取的人民大團結才能站穩腳根，才能持久。人民大團結越能站穩腳根，越能持久，我們左派隊伍也就越能發展得壯大。左派隊伍的強大，反過來，又會鞏固工農團結。林同志在團結最大多數人民問題上，堅持工農為基礎的立場與原則，正是顯示着林同志對這個問題的深刻理解。林同志不僅解決了要和最大多數人搞團結的問題，而且也解決了怎樣和最大多數人搞團結的問題。

至於「加強搞好民族團結」的原則方針，我們只要指出，大馬被強硬成立後，便連續二次發生種族沖突的事實，便足以說明林同志提出這個鬥爭原則與方針的深刻意義了。

(接第六版)

評合成米粉廠案

一群的代表。

當這個案件提呈高等法院期間，一位合成米粉廠罷工工友：黃和順，在罷工地點，被人用扁担猛擊慘死。雖然，至今這還是一個疑案。但是，對於合成米粉廠罷工工友追討賠償的案件來說，黃和順工友被慘殺的事情，並不是一個疑案，而是血淋淋的殘酷的現實。它用黃和順工友的鮮血的紅光，照亮了追討賠償案件的事件，現出了那自始至終籠罩在這個案件上的猙獰陰影。

勞工法庭判決合成米粉廠罷工工友敗訴，是一大奇事。高等法院判決合成米粉廠罷工工友敗訴，是另一大奇事。安布羅斯法官，在審

理這個案件所扮演的角色，是饒有奇趣和耐人尋味的。

「英語的缺點」，成為安布羅斯法官的「魔鬼符咒」。在這個「魔鬼符咒」的法力下，一切合成米粉廠老板在勞工法庭所承認的「僱主」身份和一切他以「僱主」身份所作所為的事實，成為有「缺點」的証據，而一一消失於魔鬼的迷霧中。只要看安布羅斯法官，從審判開始，就不斷地打斷與干擾作為罷工工友代表律師的陳詞的那股勁兒，人們就不禁要為他所扮演角色的精絕，而歎為觀止。彷彿垂肩的長髮，一經安布羅斯法官口中唸唸有詞，就能化為辯護律師披身的黑袍。

(接第二版)

論全民團結

族主義宣傳，強調在農村中經營零售業的華族小商人對他們的剝削，渲染華人在我國經濟生活中所佔有的控制地位，從而掩蓋地主、貴族跟農民的矛盾，掩蓋殖民統治的罪惡，以便將馬來農民的仇恨轉移到其他民族身上。為了進行分化人民，反動派也充分利用宗教的反動作用。因而，如何使農民看出他們跟封建勢力與殖民主義勢力的尖銳矛盾，如何使他們看到佔華印族中最大多數的勞動人民（主要是工人）跟他們的共同命運，便是一件很艱巨的工作。

（丙）工人階級：

工人階級可以依技術水平分為熟練工人（技術工人）與非熟練工人；依生產活動分為農業工人、漁業工人以及商業部門的工人；還可以依教育源流分為受英文教育的工人，受華文教育以及受巫、印教育的工人。在技術工人與非技術工人之間、在經濟活動各部門之間、在各教育源流工人之間，都存在着差異與矛盾。

在我國，技術工人多是華人，農業工人是印人，而白領工人則多是受英文教育者。至於馬來工人的出現，還是近些年的事。

在工人階級中，教育源流的不同，使他們在生活狀況上及思想感情上，都有相當大的距離。不同民族工人間，也由於宗教、文化、經濟生活的不同而有着不同的政治覺悟。一般上，受民族教育的華族工人，所具有的左派思想最濃厚。主要是受英文教育的白領工人，則較具個人主義思想。商業部門工人，不論他們在民族上、宗教上或教育上有着什麼分別，他們的利害最為一致，因而最有組織性與戰鬥力。

工人階級之間的種種差異與矛盾，也方便了反動派的分化。

（丁）小資產階級：

我國的小資產階級人數很多，他們一般上反對社會動亂，要求生活安穩。他們可以說都是講求個人與家庭的利益，他們看到我們罷工、遊行，會上教而遠之，覺得這樣做是極端，有危險。但，他們也討厭貪污腐敗，反對獨裁、反對苛捐雜稅、反對當兵打仗。因而，他們也具有兩面性。一方面，他們害怕革命，另一方面，他們却對反動統治感到不滿。隨着壟斷資本日益加強，它對我國經濟的控制，隨着基本人權的日益喪失殆盡，他們的日子越來越不好過。小資產階級跟反動派之間的矛盾也就日益加深，他們必將逐漸走上鬥爭的道路。因而，小資產階級可以跟廣大的工農攜手，參加到反壓迫、反剝削的隊伍里面。不過，他們經常會表現得動搖不定，必須經過一番現實與思想的教育后，才能堅決的跟反動派誓不兩立。

（戊）知識份子：

知識份子並不是一個階級，而是一種階層。知識份子在人口中佔的比重不大，他們大體上可以依語言集團來劃分。

受英文教育的知識分子在我國可說構成了一個特權集團。在殖主主義者扶持下，他們把持了官僚機構，在里充當各級公務員。我國獲得所謂獨立之后，他們中更有一些人爬上去當議員、做部長。他們在思想上，一般都親西方；在生活上，跟貧苦的廣大工農距離得很遠。即使跟受民族母語教育的知識分子相比，他們還是「高人一等」、傲氣十足。他們

的個人主義、享樂主義意識都很濃。

受華人教育的知識分子，在政治上比較易於左傾。這跟他們民族文化備受殖民文化壓迫有很大關係。另一方面，我國的華文教育體系，跟英文教育體系，跟英文教育以外別的源流的體系相比，具有較久的傳統、較高的水平，因而也就較易接受先進思潮的影響。但是，受華文教育的知識分子，仍然會因為分別屬於不同的階級，而在生活上、思想上、政治上有所差異。

受巫文教育的知識分子，主要是受民族主義思想的影響，他們目前大部份還沒有或不能接受社會主義思想。但，他們都熱望本民族在政治、經濟與文化上的地位能夠改善，因而，他們都要求民族獨立，也就不免要跟帝國主義互相衝突（事實上，由巫文知識分子所領導的馬來民族主義運動，曾經在我國人民的反殖鬥爭中跟左派攜手扮演過重大角色。例如1947年反憲制的聯合鬥爭就是）他們在本族中，很受尊重，影響力很大。可以說，巫文教育知識分子在政治上覺醒的提高，對於促成華巫工農團結，結成民族反帝反封建統一戰線，具有很重大的意義。馬來知識分子一旦左傾，左派影響就可以深入農村，動員廣大農民起來參加鬥爭。因而，搞全民團結工作時，要特別重視對馬來知識分子的團結。

至于受印文教育的知識分子，在我國佔極少數，這里也就略而不談。

在我們周圍，經常可以發現，受不同教育的知識分子在各方面都有很大的距離。例如，我們黨的一位受英文教育出身的職員，在職會內滔滔發言，受華文教育的一些下層黨員聽了，有人覺得很不合口味，甚至認為「反動」。但，一些受英文教育的人聽了，却十分佩服，說他敢講，罵聯盟罵得夠力。如果我們不善於細緻地進

(轉入第九版)

(接第八版)

論全民團結

行思想教育與政治教育，不能耐心提高他們的覺悟水平，動不動將一些受英巫文教育者的觀點、作風看成是「落后」、「反動」，因而「不可救藥」，我們就會失去許多必須爭取的群眾。

實現全民團結 的基本條件

人民內部各民族各階層之間，存在着千差萬殊的差異與矛盾。要使他們團結起來共同反帝反殖反大馬，就必須有良好的組織與正確的領導。沒有良好的組織工作，就不能擴大我們的活動地盤，就不能有條有理的開展各種有利於全民團結的工作。組織工作必須有正確領導才能搞得好的。所謂正確領導，就是指我們的方針、策略、口號，都必須符合最廣大群眾的利益、願望與情緒。依靠這些正確的方針、策略、口號，才能使各民族各階層消除或按下彼此的歧異點，增強或尋求共同點，結成反帝反殖反大馬的統一戰綫。

(甲) 在進行推動全民團結的組織工作上，一方面，要求我們必須首先有左派的堅固團結（不這樣，左派之間就會變得一團散沙，整天爭爭吵吵，自顧不暇，那里還能去做好團結全民的工作）；另一方面，要求我們左派的每一個成員具有高度覺悟，能真正從群眾中來，到群眾中去，跟群眾打成一片，同悲歡、共呼吸。從而，在各民族各階級中找到立足點（只有這樣，我們才能不只是在城巿發展左派力量，也能深入農村動員農民；不僅有左派的政黨，還能進步的人民團體互相呼應）。

顯然，在進行組織群眾

的工作上（在統一左派內部力量上也同樣），必須說服種種自鳴清高，自以為「左」的思想作風。反之，必須老老實實，跟普通群眾一道生活、一齊奮鬥。作為先知先覺的左派人士，必須具有「仙女」下凡「人間」與人同甘共苦的精神。在這方面，有一件事值得我們仔細想想：為什麼進行武裝的馬共，經過這樣多年，還是沒有被政府撲滅？為什麼他們能在荒山野林內生活下去？為什麼森林里的沙蓋以及泰馬邊境的一些居民，會接濟他們？當然，我們只能道聽途說來揣測。但上同報章上曾報導：英國為了瞭解馬共如何能跟沙蓋打個火熱，特地從瑞典請了兩位人種學家進芭去研究。結果，他們發現，政府對沙蓋了解得很少，反之，馬共却出了兩本沙蓋族的書。馬共不僅跟沙蓋同吃同穿，甚至有的跟他們結婚生孩子，像這樣的一種「深入民間」、「打成一片」的精神，倒值得我們每個人參考，甚至學習。一旦我們左派成員能真正不自以為清高、不自立門戶、不自我關門，而是善於等待與引導中間、落后群眾，逐步在生活體驗中覺悟，我們的組織一定會在人民中得到大大的發展。我們的組織，就會「風吹不散、浪捲不滅」。

(乙) 然而，不論我們左派如何的團結，我們每位成員如何發奮，如果我們沒有鮮明的立場、沒有正確的領導，群眾還是會對我們缺乏信心。我們必須使人民深深認識到，我們左派的理想、就是他們的理想，我們的鬥爭就是他們的鬥爭，而我們的勝利就是他們的勝利。因而，對於人民公敵的殖民主義者，對於壓迫與剝削人民的官僚、買辦、地主、大

資本家，我們必須敢於跟他們針鋒相對，必須敢於在戰略上藐視他們，堅信他們的倒行逆施，必然要遭受廣大人民的反對，因而敢於起來領導人民進行鬥爭。所以在關係立場原則的問題上，我們的態度是「寧為玉碎，不為瓦全」；另一方面，我們又要按照實際情況及其變化，製訂適應各階段的工作方針、策略與口號。我們必須看出各階層、各民族、各文化集團人民間，對同一件事可能有差異與矛盾。要善於提出一條可以爭取最大多數人進行鬥爭的路綫。由於我們的策略必須符合實際，所以它必須靈活運用，絕不能單憑抽象的概念與原則出發，教條地機械地套理論。

在群眾大部份還沒有廣泛覺悟前，我們提出的奮鬥目標，不能太高，口號不能太左，雖然我們在這種情況下，還是可以一般地宣傳我們的長遠目標與理想，但在提出具體的做法時，必須實事求是。

有一些自認很左的朋友，總是一味要表現自己「革命立場」的「純潔」、「戰鬥意志」的「堅決」，不願去理會客觀上的種種錯綜複雜條件，不細緻地去照顧群眾的實際覺悟以及主觀的力量，結果一味冒進，必然要使自己從群眾中孤立起來。可見，在戰略上儘管可以藐視敵人，策略上（戰術上）却必須重視敵人。帝國主義在世界各處與人民為敵，越來越遭受人民四方八面的反對。因而，在面對廣大人民聯合起來的革命力量挑戰時，它是一只紙老虎。但，在個別場合，在群眾力量還沒有組織起來，在群眾力量還弱小時，它還是牙尖爪利，會傷人會吃人。這時候，它倒是真老虎。

正是因為人民內部，覺悟的不平衡、各國進步力量發展的不平衡，我們往往會表現種種策略的應用跟理論上徹底革命立場、原則有所

(轉入第十版)

中央主持的幹事學習講座邀請

●（接第九版）●

距離的現象。因而，如果要「吹毛求疵」，我們都可以隨意指責人家「言行不一」，例如，緬甸、柬埔寨等國對外標榜中立，對內鎮壓左派，但社會主義國家却跟它們搞得很熟。印共很左，印尼陸軍及宗教界部份集團很右，但印共却準備推行「納沙貢」。中國是社會主義國家，反殖反帝，法國原是殖民主義國家（雖然它今天已大大失去其殖民地），但中法關係也許還好過中蘇關係。……。所有這些，似非而是的例子，在在証明：在選用具體戰術（策略）時，心須靈活，必須講求實效，講求在實際上有利於擴大進步力量對中間、落后的影響，削弱與瓦解反動力量及其影響。總之，必須有利於擴大反帝統一陣綫。

亞、非、拉各地人民鬥爭的經驗証明，要取得鬥爭的進展以至最後勝利，整個運動就必須有正確的領導。在這里，主要的關鍵在於提出的方針、策略、口號有助於民族統一戰綫陣容力量的壯大。

當我們查點一下南越民族解放陣綫的陣容時，就可以明白，為何他們今天能這樣成功地開展他們的英勇反帝鬥爭。在這個統一陣綫裡頭，政黨計有：民主黨、社會黨、人民革命黨；民間團體計有：西原自治運動、婦女解放聯合會、解放學生聯合會、解放工農聯合會、愛國民主報人聯合會、愛國教師聯合會、解放作家藝術家聯合會、前抗戰人員聯合會；宗教集團計有：佛教、天主教、高台教以至高棉族。有着這樣聲勢浩大的統一戰綫，可見，他們的領導是如何的成功。可見，他們是如何的在愛國反帝的大前提下，「求同存異」地匯成不可戰勝的力量。

最后必須一提的是：民族統一戰綫的建立與壯大，必須以工人階級為主導，以

李紹祖同志講演 「全民團結與左派團結」

日期：1965年9月26日。

時間：晚上七時三刻。

地點：總會會所。

我會中央主持下的一系列幹事學習講座，經已舉行了兩次。首次在8月8日舉行，由馬來亞勞工黨總秘書魏利煊同志主講，講題是：「全民團結與左派團結」。第二次，原訂於九月五日舉行，邀請星加坡社陣主席李紹祖同志主講，講題同上。可惜的是，李紹祖同志不能撥冗。因此，次講只得改在九月九日舉行，由星社陣中委、巴釐黎吧區立法議員高棋生同志主講「星加坡退出大馬后的政治形勢」。這兩次講座，精彩異常，深受廣大幹事的歡迎。李紹祖同志經已答應在九月廿六日在我會幹事學習講座發表有關「全民團結與左派團結」問題的演講。星加坡社陣，是本邦強大左派政黨，始終一貫地站穩人民立場，執行着一條反殖反帝反大馬的鬥爭路綫。作為星加坡社陣領導人，李紹祖同志在全民團結與左派團結問題的見解上獨具隻眼。我會屬下一切成員必須重視這次講演，深入研討李同志的講詞。

下期要目

本訊第18期將發表下列重要文章：

1. 馬勞工黨秘書長魏利煊同志論「左派團結問題」。
2. 星社陣中委、巴釐黎吧區立法議員高棋生同志論「星退出大馬后的政治形勢」。
3. 「馬來亞社會主義青年」主席卡森·阿末論馬來亞的民族團結問題。
4. 本會的專論文章。

工農聯盟為基礎，並取得一切反帝愛國力量的支持。不以工人為主導，鬥爭方向就會迷失，鬥爭就會半途妥協，不以工農聯盟為基礎，就會使左派運動划地自限，沒有得到佔人口中最大部分人的支持。

（丙）總之，要搞全民團結，我們必須具備這幾個基本條件：

（一）左派內部的「風吹不散、浪捲不滅」的統一與團結；

（二）左派成員的高度覺悟，堅持踏實走群眾路綫；

（三）左派領導的正確：方針、策略、口號能團結最大多數人參加反帝民族統一陣綫；

（四）統一陣綫以工人為主導，以工農聯盟為基礎。

一旦左派深入廣大各民族各階層中去，做到跟全民共呼吸、共悲歡之時，我們的全民團結已經指日可待，我們的勝利，就在眼前！